籀經堂類藁

籀經堂類稿序

道光辛丑以來海內苦戎事久矣其端實啓於泰西諸夷率彼島人稱兵脅市侜張同唱蹂躪蹈瑕而一二任事之臣售其狡謀割地與講饞吻既潤要求彌淡遺我虧盈冥為誘煽僉田根莠乘機蔓興毒焰瘏波徧及行省幸而克蕆而天下騷然海疆之務益苟且偷窳而不可收拾嗚呼伊誰之咎哉當其時款議既定民心未厭

宣廟赫震天威懲失律辱事之罪誅斥迅行若雷轟厲而不所謂任事之臣憑藉既厚巧相援雪朝野士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不知凡幾矣侍御陳公獨以刑賞失措裂眦張膽

劾白簡而廷爭之
先帝眷懷讜言立收成命恭讀
諭旨未嘗不激昂感奮於
先朝納諫之明而悼惜嘆恨夫任事之臣之不足副
委畀也夫島夷初來非敢遽肆猖獗也遠涉大海而夷
中國為鷄虧盈未甚悉誘煽未甚衆而港汊之險阻軍火
餽食之接濟均足以制其死命而致其縲束是故文忠林
公屢夷之角有戰必勝尖沙龍穴之捷夷船膽散魄悸不
敢南近於粵海迨林公謫戍而任事之臣盡反所為餂縱
其欲惟懼夸心之不遂浸淫潰敗以洎於今而不可問盜

公早料其啚且婾竊之必至斯而曰疾首痛心於首禍之人必欲撤其韋呂謝天下萬世而後快也豈真激於意氣鉤名弋譽博抗直之聲而不恤　國家之大計者哉公官京朝二十餘年碩學懋行魁然為儒林之宗海內學士企下風而覬幸采者非一日矣復挾其文章妙天下忠誠毌日月之概以行之宜乎慕其人者思其文至於鄉陬僻裔亦渺然有泰山黃河高大之思而述製之傳莫不以先見為幸焉嗚呼偉矣公之詩文初編於何願船比部龔詠樵太史取以印行皆丙午日前之作非其備也歲壬午公嗣六舟兄弟以全稾畀棨仁屬加彙纂爰仿原第釐為二十

四卷增於舊本幾及倍徙公之製作稱完具焉所惜哲人之萎未躋大耄劬瘁鄉國勤事自死既不及見粤匪之平而海疆之務苟且媮窳而不可收拾者又不獲公裂眥張鬚發憤而一道之也噫光緒癸未日躔析木之次門人同里陳祭仁謹序

舊序

門人何秋濤曰右吾師頌南先生所著籀經堂集凡為詩賦雜文百三十有七先生立德崇誼稽譔達恉久以學顯於當世自癸卯以讜言受

主知批抵要人天下想望風采無賢不肖獲一見者自以為幸其未見者罔不思覯其著作而常恨無從購求秋濤自乙巳始見先生於都門得踵門問業詢知先生所作不自存錄恆為人持去篋中所存僅數十篇自乙巳冬至丙午六月所作又數十篇秋濤乃請合而綴之分別部居不相襍廁其舊草多塗乙傾倒鈔胥不復能辨輒徵慮鉤覈

得其首尾凡分卷十四具如右昔桐城姚姬傳有言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而已自漢以來麗儒碩士間出三者之美罕克兼盡蓋其才多所偏信全美之難也至於本所學以明道於天下樹立節義磊磊軒天地此其人獨有以盡乎道之當然而深造乎聖賢學問之大即不以翰墨著而其翰墨之傳世爭寶之况又兼向者所謂三者之長而備有之者邪斯集出吾知世之為義理考證文章之學者得所楷模殊途同歸各厭其意所欲求以去是丹非素論甘忌辛之見可以息而六藝微言乃大炳於天下所繫不綦重歟、秋濤庸陋無識於師門微義一無所窺惟鉤

所闚於先生知先生精研漢學而服膺宋儒嘗謂漢宋之學其要皆主於明經致用其歸皆務於希聖希賢他人視為二吾直見為一也惟斯數言實後學之準的異日論本朝儒林者固當有所折衷然竊意其不能外此先生他著已梓者有齊侯罍銘通釋未梓者則三家詩攷說文稽文校本古籀考穀梁通釋諸書令以請告歸後所著述當尤富秋濤校先生集既畢爰附識于目錄後云丙午六月十日

舊序

吾師陳頌南先生嘗

宣廟時以抗直受
主知與臨桂朱公琦高要蘇公廷魁並世有三御史之目
讀諫草者咸舌撟不得下海內名儁想風望采躡屩投刺
爭以一瞻顏色為幸者晷蓋無虛先生植品既高文章學
問又足牢籠百氏震動時賢於是有阮文達公元孫先生
經世為之師何先生紹基魏先生源張先生穆苗先生夔
趙先生振祚朱先生琦梅先生曾亮諸君子為之友何先
生秋濤為之徒相與挋啟精思切劘道誼學益懋品益高
而名亦益顯然後知執一卷奏議以重先生者其不足以
概先生而儀先生也生平覃心攷據於聲音文字之學尤

宋正郅霍歸里後嘗自題楹語云六經宗孔鄭百行學程朱嗚呼觀於此言可以知先生自信之素矣先生與先大父為壬午鄉試同譜顯曾未齔時獲得摳謁坐隅習聞緒論猥蒙獎借勉以根柢之學許列門牆方冀仰窺豪末稍慰提命之衷乃哲人遽萎恨何可言先生歿後癸亥顯曾遊京師偶於廠肆得何願船比部手訂籀經堂集底本編卷十四皆繫先生丙午以前之作斐然斕然如獲拱璧因復搜晚歲譔著舉所見所知者別輯二卷附為補遺今夏家居輒用子版排印百十部傳之當代於是跂先生之節之學者皆得先覩為快而顯曾區區私淑之心庶幾或酬

萬一也已先生所著尚有三家詩攷穀梁通釋均未見已刋者有齊侯罍銘通釋一卷擬俟續印以成全書於戲先生之風節世知之先生之文章學問非是集無以傳則此書之行是固海内想風望采諸君子所樂覩其成者也集字既畢謹述編輯之由與蠡測管窺之見附之卷後同治甲戌秋日晉江門人龔顯曾謹識

潛經堂類藁目錄

門人光澤何秋濤原編
門人晉江陳棨仁重編

卷第一　御試論策　奏疏

卷第二　奏疏

卷第三　奏疏

卷第五　經說

卷第六　賦擬體　古體

題董節母篝燈課讀圖

丙午閏端午韓小亭泰華招同曹艮甫楙堅戴雲帆絅孫張石州穆劉寬夫位坦何子貞紹基梅伯言曾亮趙伯厚振祚集龍樹寺屬畫師吳冠英爲圖沈朗亭兆霖以事不至

題余蘊山先生遺詩

丙午閏月十三日潘季玉招同曹艮甫楙堅吳清如嘉淦朱伯韓琦趙伯厚振祚何子貞紹基翁祖庚同書蔣心香德馨羅椒生惇衍莊衛生受祺楊墨林尚文楊子言尚志同集頤園王子懷茂蔭張石

卷第九　古今體詩

仁虎行　丙午將出京韓小亭太守以方正學先生仁虎圖屬題因作此以應之

跋藍瑛倣宋元四家合卷爲楊墨林尚文作

左蘿石先生浣筆泉詩石刻敬次原韻

題朱茮堂鐘鼎款識遺稿全用六語韻

丙午六月廿九日出都口占

七月初一日通州曉發

初四日舟次析津

十四日泊十五里口董仲舒祠

十九日過夾馬營駉

彦祿彦鴻侍

梁山泊

初八日次南旺分水紀事

十一日次寺門閘過　宗聖故里

十三日晚過大長溝題會麟渡

十四日次泲城登太白酒樓

謁拉少陵祠

曾子廟

十五日過仲家淺

仲子廟

奇疇人黃右原員外楊季子上舍招遊華淸宮謁
早先謁史忠正祠
十四日到蘇州爲汪篠珊藻題壺園話別圖
十月初一日到杭州甘小倉鴻伊小沂念曾兩大令
招遊西湖小食出孫山補梅圖屬題
燮隄補梛圖爲甘小倉題
題伊墨卿太守西溪消夏圖
伊小沂萬梅花裏坐詩人圖
十一月廿八日抵家戲作有客有客四章
鄭韻齋篪吟思圖六言三首

守因 大兵至舉家闔門自焚顏考功光敏其孫
也得印藏之
顏忠烈公白文篆印歌考功元孫士鍪道光己酉拔
貢復得此印藏於家
題宗滌樓萬松陰裏一園數圖
劉文成公授經圖
熊烈婦刲臂療夫尋投水死為其孫胡比部家玉屬
題烏程王錫璋妻周氏刲臂事母
韓小亭蜀徼訪碑圖
仁王山展墓圖為端木鶴田哲嗣叔總屬

黄香畫貽檀釆芝圖

辛亥冬月孔繡山舍人招同呂鶴田曾滌生兩侍郎胡光伯編修邵蕙西比部雅集韓齋賦詩一首次

舍人元韻葉潤臣中翰以事未至

孔繡山韓齋把卷圖

孔大母三世授經圖

廖鏡清繼淵釆菊圖

苗仙麓寒鐙訂昀圖

楊忠愍公諫草墨蹟

周忠介公畫扇

卷第十一　序

卷第十二　序　後序　引　題辭

卷第十三　贈序　壽序

卷第十四　壽序

卷第十五 跋 考

卷第十六 書

卷第十九　傳

卷第二十　記

碑銘

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卷第二十三　墓誌銘

卷第二十四　誄　祭文　募啟

祭始祖靈源公墓文

祭林母蔡淑人百有四歲文

祭侯官林文忠公文

祭孔俊峯昭杰大令文

建立泉郡育嬰堂啟

安海育嬰堂募啟

重修開元寺募啟

重修福清寺募啟

男彥爵　孫翼謀　祖釗　祖津

彥祿　祖凱　祖燿　祖樾

彥鴻 祖拔 祖昌 祖榮

彥鵬 祖萃 祖欣

彥鶴 同校字

籀經堂類纂目錄畢

籀經堂類藁卷第一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御試論策　奏疏

功懋懋賞論 壬寅二月十四日　御試

笙簧酒醴蒸臣工者也黼黻文章羅俊乂者也若夫建不朽之殊勳立非常之偉績則褒崇異等不在此數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各隨其功之上下用以嘉賚崇典禮也亦紀功崇也商書曰功懋懋賞旨哉言乎夫古者人臣功有五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勳能成王功也以言曰勞勞劇也能劇力也用力曰

功謂以勞定國也明其等曰伐伐擊也猶擊伐也積日曰閱閱者具數於門中其功可數也五者通謂之功其在禮曰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皆謂此也又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明功之必受賞也虞書曰明試以功辯等差也又曰各迪有功信飭遠近衆功也夏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治功成而錫圭以表顯之也殷興諸臣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故其時升陑陳師雖成王業若伊尹是王功也至垧作誥保全國家若中壘是國功也出北門得賢臣法施於民若汝鳩汝房是民功也定民社祀句龍勤勞氾[illegible]

若疑至臣扈是事功也掌司空定明居制治成法若咎單是治功也伐三㚇作典寶俘玉紀功若義伯仲伯是戰功也凡此皆職藏明府名載册書重以盟誓之約使泰山如礪黃河如帶用示于萬年申錫無疆此懋賞所由著也周受殷亦大賚善人嘉乃丕績故能保世以滋大及世之季也有功而不賞於是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之謂吝吝不懋也更有名器假人履之賜以上朝侯之封及通族此之謂濫濫亦不懋也夫所謂懋者賞與常輕重眂功葢懋於義為勉功之懋以奮勉為力也懋於文從楙賞之懋以豐楙為辭也皋陶曰懋哉懋哉伊尹曰勉哉勉哉周公曰茂哉

茂哉其揆一也曷為先言功而後言懋功人為政見其功從而數之曰懋後數聚辭也曷為先言懋而後言賞賞我為政用其懋因而出之以賞先數散辭也故賞之訓曰賜有功史紀晉侯三行賞曰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可謂賞錫當功矣然猶未免於計較而出則亦非懋賞之大也

認真修練水師策壬寅二月十四日　御製

寰海鏡清垂二百年於茲西旅貢獒越裳獻雉罔有外內來賮來琛近忽逆夷小醜自外生成跳梁跋扈騷繹我邊疆煩勞我師旅則以沿海兵民休養日久團練之法不脩故戰陣之臨無勇夫求南之地守江重於守城水戰急於陸戰誠使各屬水師勤脩訓練則海外有截可以息鯨浪而掃蜃氛令以水師之畧言之其要有三一曰備戰艦詩江漢浮浮武夫滔滔肇始舟師春秋吳呼洗對遂製餘皇嗣後漢設層樓樹纛建牙是謂楊僕樓船下越晉用重棚築牆列戟

是謂王濬鬪艦伐吳被以牛革冒石衝鋒是謂鎮懸
蒙艟艇渭凡此皆以舟戰計今海口若廣東虎門福
建厦門浙江乍浦江蘇崇明山東登州直隸天津宜
多列戰船無事則以操練爲巡緝有事即陳列而編
之如常武鋪敦淮濆𤶴勢聯絡寇奚由進此水師之
宜脩一也一曰選水兵尚書大傳武王渡河前師乃
鼓鼗譟鼗譟猶拊譟亦曰梟噪如梟之譟呼又曰梟
藻如梟之戲於藻水兵之象也說文泳潛行水中也
汙浮行水上也水兵之募必能入水其次能梟水閩
粵漁戶有習精此藝者無難慎選之夫周攻吳張永

撓使習水者繫舟而獲巨艦宋拒金劉錡以善泅者鑿舟而沉輜重制勝有奇謀此水師之宜備二也一曰繕火器古礮用石不用火周官言火射孫子有火隊並不及礮左傳旝動而鼓賈逵以旝為發石即范蠡所作飛石甘延壽傳謂投石是也而礮字始見文選閒居賦亦言礮石雷駭其以火發者則起自宋虞允文之用霹靂礮凡礮銅為上閩鐵次之晉鐵又次之其餘火箭火礶火彈火筩法而製之無敵不善周瑜之焚赤壁也兀朮之克黃天蕩也皆水戰而用火攻也此水師之宜備三也三者備乃可言戰然其要

在選將有將斯有兵易曰師貞丈人吉明有將也

皇上興神武之師肅天威之討凡職守海疆宜何如認真

脩練以劾蒼兕之呼而呈白魚之躍也哉

武營積弊疏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軍營積弊亟宜掃除整頓以歸實濟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兵弁之設所以敵愾近日各省營伍往往名曰馬兵而實則無馬名曰水勇而實則素不習水督撫提鎮操演之日馬兵則臨時雇覓馬匹水勇則雇覓漁戶替代又凡提鎮至千把外委各有蔭糧之說每以一人食數人之糧多者或數十人其次或數人不等蔭之多寡以官之大小為差下及署中稿案書

識亦各私為蔭糧至操演之日通融頂替或以老弱充數或官領軍器朽爛不堪火器則除鳥鎗擡鎗之外並不演放其火藥亦俱粗糙剋減硝數少加硫磺取其聲響而止實不能遠送鉛子的取準頭此等陋習督提撫標皆然自海疆有事各省征調屢蒙

皇上諄諄訓飭其在封疆大吏受

恩深重豈不欲汰除陋弊無如積重難返相沿已非一日在屬員則迴護稟報在長吏亦即奉行塞責誠以積弊既久倘一經查出不惟現任者難免科咎即歷任各官亦均有干法紀其實弊所由起已不知始於何

年起於何人後來者遞相沿習在無事之日頗亦兄彌縫粉飾萬一有事欲其効命同仇豈復有濟爲今之計不盡察其弊端則軍務無由核實而欲察其弊端處分愈嚴則弊端愈不能出以臣愚昧之見莫若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提鎮凡軍營積弊悉令據實陳明妥定章程以期實濟本任及歴任沿習之咎一概寛免如實能洗刷振興勤奮有爲者除從前失察悉予寛典外仍當破格奬勵以勸將來如有不實不盡或仍蹈前轍一經發覺加重治罪則軍務可以核實而一兵

必有一兵之用矣臣爲掃除積弊起見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廿三日上奉
上諭御史陳慶鏞奏營伍積弊一摺據稱近日各省營伍
操演之日所有馬匹兵勇往往臨時僱覓替代甚至官
弁人等各有蔭糧以致通融頂替其軍器或至朽爛不
堪火藥或至不能遠送等語設兵原以衛民一兵有一
兵之用方爲有備若如該御史所奏不獨平時操演蓋

緣具文而國家養兵之費適飽營員私橐上下相蒙
至於此若不嚴加汰除何以整肅綱紀著各督撫提鎮
確切查明力除積弊如稍有諱飾不以整頓營伍為急
須自問天良何在一經發覺朕惟執法以行斷不能倖
邀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海疆防堵疏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臺灣防堵亟宜照舊團練以靖海疆以洽輿論仰

祈

聖鑒事竊惟福建臺灣一府孤懸海外民情浮動加以五方雜處近來重案層見疊出現在夷船屢次窺探時出時沒非鎮壓有人兼能熟識情形者不能得力查臺灣港口北以雞籠山為門戶南以打狗山為門戶商船出入必由其道方能前進但其處水礁極險惟用平底船乃可駕駛入港而中又有安平湖風濤無

定亦臺之險隘也上年𠴁夷竄突屢到打狗山輒見
枝格其所以不能得利於臺灣者以用尖底船舁且
水路生疎在處地方官防閑嚴密未有奸民嚮導是
以我兵一鼓而獲此誠地利之險也又聞其時風急
濤驟彼居逆風我居順風以順擊逆民無力焉義兵
乘風追奮正當沙稽昏黑夷人雖有大船猛礮所向
摧折于是一概受俘喪膽畏威此又天時之助也易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必得人之信
然後得天之助　臣籍隸福建側聞臺灣鎮總兵達洪
阿臺灣道姚瑩平時實心愛民其團練鄉勇固結有

素與紳耆士商俱聯為一體故民皆信之一時踴躍
從公共弁兵義　首輒呼立應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捍頭目三次所獲勝仗雖由天時地利而其實
全在人和鶡冠子言用兵之道慎以天勝以地維以
人成人和之成統由
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庥深仁厚澤令仰賴
皇上天威洪福夫是以敵愾同仇不折一兵不遺一矢卒
能收功全勝并獲有夷人無算上年在浙所擄兵民
衣服器械皆在其內凡厥士民觀者如堵莫不讙呼
稱快近聞唤夷在廈門勾結奸民製造平底船合共

一百四十隻聲言為渡臺之用臣惟英夷前在臺灣數被該鎮道用計逆擊屢挫其鋒心之所釘恨者在鎮道而心之所畏葸者亦在鎮道此刻斷不敢別生事端自投湯火然書稱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易言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事必有備方保無患漢用陳湯而匈奴卒服唐用郭子儀而回紇乞盟誠以威望所在敵人知懼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應請

勅下該鎮道于雞籠山打狗山及鹿耳門扼要之地加意防守毋使奸民海盜相為勾結照舊日加團練鄉勇以資熟手以副民心如或堵禦不嚴即治以應得之

罪則海波不揚而居民安堵矣臣爲慎重邊防起見

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上

旨留

請禁止夷民干預地方片疏

臣　陳慶鏞片

奏再查南澳一地為閩廣漳潮交界海中浮嶼四面夷船可通近聞該夷在處起蓋夷館夷樓並設教場在彼日行操演往來船隻以此為巢穴時出肆掠居民婦女擅受民間詞訟又在廈門鼓浪嶼干預地方民事上年龍溪縣黃吳村莊因被水災拾獲漂流杉木竹筏其後赴夷告訴該夷即到吳姓焚燬房屋至十三所之多而黃姓需夷洋銀六百元得免現在附近各鄉村械鬭者皆需銀囑其幫鬭該夷即為出力殘

毀百姓廉爛實甚又聞有商船在臺灣運米內地共五十多號行至洋面被本地賊匪之草烏船搶去亦訴于𠸄夷代為緝獲財米似此干預地方于政體大有關係應請

飭下督撫嚴切曉諭如有百姓赴夷告訴者治以重罪一面諭令𠸄夷毋許干預民事如不遵約束者亦令自治其罪庶民夷相安不至啟煽誘民心之漸謹即風聞據實陳明理合附片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上

申明刑賞疏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竭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惟行政之要莫重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于君

上而喻之於民所以為天下之大公也大學論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惡是也民何好何惡好賢而惡不善耳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端始于優柔寡斷其後遂以小人為國家病經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駭獸奔

紛紛藉藉惟知船礮之足驚誰復典型之是懼去年
秋後逆船退出大江烽煙稍靜
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始
命沿海督撫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覈交部治罪于是最
辱
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
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雲後先就逮部臣按律
問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余步雲情節較重即于十二
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拊手稱快謂

國法雖前未伸于琦善今猶伸于余步雲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而今而後前車之覆足為殷鑒誰復肯蹈必
然之誅而不求生于一戰哉乃二十六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為葉爾羌幫辦大臣邸報閧傳人情震駭
既而徐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
禦魑魅之法
皇上之於琦善將毋類是而今且以三品頂戴用為熱河
都統矣旋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為古
城領隊大臣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丁之敢
於逃竄至今日海水羣飛鯨鯢跋浪為所欲為莫敢

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燄令海内糜爛至於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尤恐不足饜民心而作士氣何況罄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至於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當少減然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夜郎自大深居簡出頓兵半載曾未身歷行間驕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詒笑敵人覆軍殺將一敗不支此不待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奕經為我

高宗純皇帝之苗裔
皇上親親收族推念同氣必不忍遽加顯戮然竊意即幸
邀
寬典亦當圈禁終身銷除冊檔無以謝
天潢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復棄瑕錄用且此
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倘俯採輿論誰不切齒
於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山牛鑑文
蔚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
一人之私言也側聞琦善意侈體汰跋扈如常葉爾

恙之行本屬怏怏今果未及出關即蒙
召還熱河密邇
神機有識無識無不撫膺太息以為
皇上嚮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熒惑聖聰者
必仍係斯人履霜堅冰深足懼也頃者
御試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題凡百臣工能無惕息而令
茲刑賞若此臣愚未審
皇上之所謂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
聖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為阿阿為即墨將毋舉之
毀之者有以淆亂是非耶抑齊文襄令杜弼陳政要

可為鑒誡者瑯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
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
然盡美文襄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然則令日用
刑用賞豈可不以天下人之好惡為衡乎所望
皇上立奮天威收還
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真
國法稍伸民心可慰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愚戇之見
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訓誨施行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上奉

上諭本日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效當將琦善等革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惟有反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委罪臣工以自寬解琦善等韜略未嫻限于才力現在年力正强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令該御史剴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抗直敢言朕非飾非文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

迴護耶琦善與經文蔚均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
賞罰之平至黜陟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倘
該御史所奏于情法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邀譽
中外臣民應曉然于朕撫躬引咎虛懷納諫之至意也
欽此

請查冒銷軍需疏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冒銷軍需請

旨飭查事竊惟

國家經費有常而軍需動款尤宜撙節實用實銷此次各海疆動撥銀兩報部者已不下二千萬兩現在截銷尚有陸續補報等項查各處並未經打仗即防堵亦屬有名無實至火礮戰船大都粗笨難用而動款何以如此之多其中難保無偷漏侵漁情弊即如爽經之在蘇州自滄浪亭公館至巡撫衙署相去不過

二里而因私回拜所帶輿夫每出必須糧臺給發制錢二十千設由撫署至閶門又行五里再給制錢二十千是奕經此行即其輿夫積日累月可糜數千金之餉又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聞毀家為其父報仇而奕經乃為開糜兵餉至三四十萬僱水勇二萬餘人據稱後皆逃散而究竟殺賊者何人被賊殺者何人此二萬人中豈能一一盡化為烏有應請

飭下浙江巡撫照依原册按名細查虛實一面將鄭鼎臣與奕經對質令其逐項交出實據果係何人經手何款冒銷無難水落石出其餘各省亦宜一律嚴行

實删減毋冒毋浮若所造火礮必令演放試過合式方準實銷如或隨時炸裂即著承辦官員改造賠修庶

國帑不至虛糜而一器有一器之用臣近恭閱邸抄奉

上諭户部銀庫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餘兩之多以國家正項錢粮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行同偕國盜賊等因欽此臣伏讀之下曷勝涕淚痛惜惟盜賊之技有二一為明目張膽之盜一為假公濟私之盜如攫取銀庫是明目張膽者也如冒銷軍需是假公濟私者也二者行跡不同而其喪心昧良

正等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盜也而曰盜爲其甚于盜也臣職司糾彈謹就風聞所及爲

皇上陳之伏乞

聖鑒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上

旨留

整飭戎行疏道光二十三年四月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整飭戎行製備軍器宜稍變成法以壯兵威仰祈

聖鑒事竊以兵弁之設所以捍患養一兵必收一兵之用

而平日之教演練習必須各就所長專精其技方能

任時有用自暎夷滋擾各路紛紛征調鼓舞用命者

固自不乏而退縮不前者亦復不少在此輩素受豢

養豈必絕無天良誠以平日技勇未能精熟故臨時

自顧一無所恃奔潰偷生殊堪痛恨方今暎夷就撫

海疆業為安靖在

皇上軫念黎元不忍使罹鋒鏑而值此無事之日亟宜整頓演習以肅軍容臣愚以為向來成例固不可妄議更張而事勢所關有不得不略為變通者一曰習技貴乎專一自來各省營伍馬兵均由步卒挑選水師亦即由馬步挑補誠以錢糧有多寡故使陸續增加以示鼓勵而習于步者未必習于馬習于陸者未必習于水其勢必然況步兵中之藤牌鳥鎗擡鎗礟手弓箭長矛等器各有不同倘迭令更易雖在靈巧便捷者亦不能驟精其技夫武備之設貴收實效而軍營操演必須責令專精方不至有名無實臣愚以為

練兵宜以所用器械分別責成營伍如習於火器者
大礮之所及最遠則一礮手為一隊其次抬礮其次
抬鎗又其次鳥鎗他如火箭噴筒火毬等項亦必皆
責令專工演習其刀牌弓箭長矛等技亦令各用所
長守一不變似宜照京營分立火器健鋭名目令各
營自叅遊以下俱各分班令習於火器者補火器營
之官弁習于弓矛者補健鋭營之官弁每營本股各
有升擢階級則事不紛雜而兵勇可以得力又凡操
演火器向來止放空鎗不裝鉛子其平素所演之藥
不過取其聲響而止不知藥之力量鉛子之準頭非

演習試過則臨時無從措手即如礮若干重墻若干
大能裝藥若干多送鉛子若干遠墊高幾分能加遠
幾許其藥內所用硝磺桴炭若何配遣若何成色其
力能加幾倍非時加考驗則毫無把握至抬礮抬鎗
等件用合口鉛子能及幾許遠用蜂窠鉛子能埽幾
許寬必令操一器者各盡一器之長則臨陣之時人
人膽壯若刀牌弓箭長矛如何可與火器相救應或
能登山涉水跳躍騰擲便捷輕利亦各以技藝之高
下為錢糧之厚薄至水員一項尤宜加倍演習始能
得力以臣愚見莫若即以海濱漁戶擇其藝之高者

與以錢糧授以器械俾一月之內或演習五六次其平日以捕漁為業日日在水不待催攢自無時不習于水而又得此錢粮以養身家公私兩得莫便於此總之養兵在乎得用而練兵貴乎專精可否請
旨飭下各督撫提鎮妥定章程似此稍一更易戎行無患不整矣一曰製器莫貴乎精良近來兵法火器為先而火器緊要甚于刀矛蓋刀矛之所及者近必兩軍相接咫尺之間銜鋒對敵然壓頭甫起則先以火器相擊比及相接之時則勝負之局已定非製造精良講求盡善何由得力若鑄造無法不諳長短厚薄之

制則不能命中致遠或橫顛倒坐及損潰炸裂者有之裝藥無法不諳分兩輕重之數配合搗研之工或損鎔壞銃者有之裝放無法不諳遠近之宜衆寡之用循環之術或先期妄發或臨時不繼此皆平日講求不精製造未善所以未能得力之故也臣愚以為監造藥礮乃一軍勝負所關不得令粗疏躁率及素不講求之人任其事亦不可專諉工匠包定價值致有玷減必須訪求能手專遴幹員前赴産銅生鉄省分度其地可通水道船隻之處即由江船載運沿海以備應用而抬礮抬鎗子母礮大火箭尤為軍中利器

更宜多為鑄造至水中所有埋伏等器宜仿造自來
火機以濟急需須擇其材能出衆者委以採辦製造
則器皆可用敵無不克臣考武備志等書所載連床
弩法可發三四百步其力極為勇猛不在抬鎗之下
竊思弓箭所及遠不過百步倘添設弩床果如兵書
所載則軍中多一利器于軍務不無裨益再如四川
所產石油水中可燃江豚逆風能燒可否一併
飭令各省購採以備應用臣等為整頓軍伍起見是否有
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拏獲董來升傳遞疏

巡視棘牆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等跪

奏為奏

聞事臣等奉

命巡視棘牆于八月十五日酉刻正在巡查間據營官並司坊等在後牆外拏獲拋擲布包之民人並民婦到案臣雙壽臣陳慶鏞等公同訊問據民人董來升供稱大興縣人年二十三歲趕車生理于十五日酉刻替李張氏在後牆拋進包卷不知包內何物當見牆內房上有人站立接去又訊據民婦李張氏供稱天

津府靜海縣人年七十歲來京傭工我兒子李七在場內當夫央懇董來升代我拋進食物等語臣等恐該犯供詞不實不盡其中另有情弊當將董來升李張氏交步軍統領衙門訊辦于十六日寅刻甫經開門突有人乘閙逃出當被協尉富升拏獲到案據供小的李七即李老兒係李張氏之子在場內充當雜夫于十五日酉刻在後牆房上接著我母親拋進燒餅業經吃了因閙我母親被拏遂乘開門時擁擠逃出至西轅門被官人拏獲腰牌留在場內等語臣等即將該犯李七交步軍統領衙門一併歸案審訊巡

合恭摺具奏再臣黄贊湯臣呂賢基臣永桐臣特克
慎臣何冠英臣陳慶鏞本日考試宗室例應嚴密外
牆稽查合併聲明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奏奉
上諭李七即李老兒董來升李張氏著交軍機大臣會同
刑部嚴行審訊協尉富升于該犯李七乘間混出時即
已拏獲不令要犯脫逃甚屬勤能著加恩賞戴花翎以
應升之缺即行升用其帮同拏獲之人著該衙門查明
從重獎賞内場委官不候軌門御史到齊擊鼓應號遽

行開門致使要犯逸出咎無可辭著即查取職名交部

嚴加議處文慶陳孚恩辦理不善著交部議處欽此

陳請交部議處疏癸卯十月初三日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等跪

奏為奏

聞事竊此次考試候補筆帖式臣等奉

命監試即日入場因本年場弊滋多愈加嚴密防範于士子入場後分往各號按名稽查蓋戳未歸號者勒令歸號鎖上號門本月初一日士子交卷時臣等在至公堂查看收卷及各門監視啟閉務令場規整肅飭令委官吳安泰在龍門口收取照出簽不准無簽混出乃該士子文啟未曾交卷自恐不能混出到至公

堂外索取照簽自稱卷已呈交當經臣等扣住詳加盤詰搜出懷中携帶試卷業已撕破令其盡具親供扶出迨士子出闈畢據收卷官禮部員外郎文涌等檢出不完卷十七本白卷三本燒燬多頁卷一本自用墨水塗抹亂擦卷二十二本並有廂藍旂德斌正黃旂德亨試卷二本未至臣等覆加磨對散卷册實短二本恐係士子因未能寫作藏匿試卷乘開門人衆擁擠混出該委官漏於點驗照籤未及攔阻稔查册卷　臣福珠隆阿正在西邊散卷抑亦散卷時本人未經入場誤被他人重領以致未敢交出均未可定

相應請

旨將委員巡檢吳安泰並臣福珠隆阿交部照例議處臣

咸斌臣德奎臣陳慶鏞臣胡元博臣江鴻升等五人

未能先事豫防一併交部察議為此請

旨謹

奏

拏獲李四片疏

臣陳慶鏞等片

奏再臣等開門時接閱外委官賫到刑部牌票立傳奏案人犯李六之弟李四據稱現在闈内當差臣等傳到李六詢問供稱只有兄弟李二並無李四當將夫役人等逐一查點亦無踪跡隨將李六李二一併交外委官轉交該縣去後誠恐該犯李四實有其人設兼閒脱逃復蹈李七故轍仍復督飭委員嚴密查訪旋于空屋内將李四搜獲臣等不知李四所犯何案惟該犯有意藏匿形踪已屬詭秘除一面交該地面

弁兵解交刑部外理合附片奏

聞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月據監視御史福珠隆阿等奏稱此次考試候補筆帖式有廂藍旂德斌正黃旂德亨試卷二本未交自請交議等語該士子既經領卷入場其如何未經交卷混出之處并著該旂查明具奏該監試御史及委員等未能先事豫防本有應得之咎惟此次該士子等入場後該監試御史等按名稽查勒歸本號其有未經交卷

索取照簽者亦經搜出携帶試卷即時扶出并於刑部
枲傳之李四一犯當於闈内搜獲不致漏網辦理尚屬
認真所有委官吳安泰及福珠隆阿六人自請交部議
處及察議之處均着加恩寛免欽此

稽查普濟堂完竣疏

稽查普濟堂監察御史臣陳嘉慶
萬超謹

奏為監放普濟堂功德林粥厰完竣恭覆

恩命事竊臣萬超臣陳慶鏞奉

命前往廣安門外普濟堂德勝門外功德林稽察粥厰遵

即于上年十月十五日開堂收養貧民至本年節屆

清明停止查該堂每歲蒙

恩賞給崇文門稅銀一千兩京倉米三百石撥給功德林

一百石嘉慶七年順天府奏請銀五千兩按一分生

息以資經費又舊有捐輸房地租銀一千八百餘兩

其米石銀兩向由順天府委員按年彙造清册送順
天府覈銷歷經遵照辦理在案臣等奉
命後督率委員程仁傑認真經理每日每口用米七合早
晚于辰申二時散給務令貧民均霑實惠計開廠收
養貧窮男婦來去增減每日自一千六百名口至三
四百名口不等自上年十月十五日起至本年二月
十八日節屆清明共收養過貧民計七萬六千一百
三十五名口現已遵照向例查點放散聽其自謀生
理其老弱殘疾實在不能謀生者計男三十四名口
女二名口仍照舊章准其常川留養至功德林粥廠

每歲領到

恩賞崇文門稅銀一千兩分撥京倉米一百石向係該住

持僧人經理臣等輪往稽察監放亦自上年十月十

五日開厰起至本年二月十八日止共收養貧民三

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名口現屆期滿悉令散去其殘

廢四人仍查照舊案交該僧人照料留養所有臣等

監放事竣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上奏

旨知道了欽此

劾縣書濫索物件疏 甲辰三月十四日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等跪

奏為場內書吏任意索取物件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甲辰科會試臣萬超臣岳慶臣陳慶鏞臣

張修育恭奉

恩命派出稽察執門所有闈中器用食物均由臣等看驗

放入乃於初六日有縣書宋姓在貢院門內向外索

筆嘵嘵不休經臣等飭以科場嚴密不准交接言語

詷于初八日舉子進場後有筆鋪人在執門向臣等

疏求寬免辦理據云向來鄉會試應用筆八千枝此次經交筆七千二百枝尚短交八百枝而場內傳票仍派令再交三千枝以向來應用之數計之實浮索筆二千二百枝等語臣等復思科場條例內載場內支用食物開具清單送提調官鈐蓋關防登號辦繳仍由臣等查驗是以臣等之得以查驗供給者總以提調關防為憑據而是日取筆票單係用總理供給所關防並未鈐用提調關防亦與定例不符業經臣等駁回更正惟此項筆枝是否實在須用有無格外需索無憑查核竊思場內供給支用雖繁均應確有

定數計自三場完畢至發榜之期仍有二十餘日之

久應請

旨勅下順天府尹查明辦理庶場內支用不致缺乏而書

吏人等亦不至浮冒開銷臣等為整肅場規起見是

否有當謹

奏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上奉

上諭本日據軌門御史等奏場內書吏任意索取物件一

摺縣書宋姓著交順天府查明辦理欽此

河防籌畫疏道光二十四年六月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河防要務宜籌畫周備以成保固以安閭民敬陳

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河南中牟九堡于上年七月漫溢一時未能合

龍現當秋汛屆期各處要工貴推行盡利方能底成

厥績臣愚以為當責其所成備其所用保其所要防

其所因本年二月因前任尚書麟魁廖鴻荃辦理合

龍埽工墊失五占

特命撤任回京而以鍾祥鄂順安留工籌辦並令悉心妥

議仰見
皇上軫念民瘼慎重河防至意近因河南省城水溢請款
疏濬近河以禦城垣保護誠可無虞惟轉瞬大工合
龍該河督巡撫在工日久當經相度機宜胷有成算
應請
飭下專心一手辦理于湫汛既平春水未旺尅期合龍倘
自揣未能即叙合行先期疏明仍候
簡派熟諳河務大員及曾任著有成效者往治之以期一
勞永逸無復虛縻
國帑致蹈上年故轍臣故曰當責其所成也上年冬間

需次合龍閘各處料垛價倍異常施工無所措手限因出示曉諭乃陸續運至而大工業已愆期價值倍數而償竟不濟事現該省未及被水村莊之處年景尚順乘收成之日蔴稭不至昂貴宜及時購買敷足于用則事省而功倍臨時無掣肘之虞臣故曰當儲其所用也東河與南河雖分兩地其實止一河東河溢南河必受其壅漫水下注江南必須大疏海口黃水利于迅厲急則通而緩則澱茲以無制之水任性罔行決不能循道而下勢必全黃入洪澤湖而湖底本爲高仰又增以挾沙之漫水積淤其中設使西北

風起高家堰湿為吃重應

飭下南河總督于高家堰一帶竭力保固復遣明幹河員駐劄海口設法疏通導之歸海高家堰既固則南河之水可無患南河之水無患則東河合龍之局計日而成臣故曰當保其所要也大河出中牟即由蘭儀考城逕歸德府入江蘇之徐州以至淮安府之清河縣滙淮由雲梯關入海此順軌也茲乃溢出祥符縣之朱仙鎮由陳州府之周家口下注於安徽之潁州府浸淫於鳳陽府查河南省城外來饑民其數不少而撫馭尚屬安靖惟潁州鳳陽二郡民情素稱強悍

自上年七月漫溢之後至今已及一年其失業[illegible]之人紛至沓來原望本年合龍水退可期回家耕作今茲未能且其地離家較遠巡撫藩臬耳目不能周到而向辦賑務不過委佐雜微員下鄉稽查戶口開載姓名甚或串通胥吏以小報大以寡報多從中漁利令縱不至於此而亦不可不防其漸應請

飭下安徽巡撫會同河南巡撫設法撫綏仍選素知自愛之員實力稽查安插妥善不致顛沛流離釀成他故則與其治之於已然何若遏之於未然其勢易治臣故曰當防其所因也夫河水為東南民命之源河治

一日則民安一日而四海樂安瀾之慶盜賊亦由茲
斂跡臣愚昧之忱爲河務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盤獲臺灣逆首疏 甲辰八月二十六日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盤獲

旨嚴拿之要犯恭摺奏

聞事竊臣于本月二十五日據晉江館看館人報稱有不識姓名鄉人來館棲宿臣隨即前往查看見其形迹張皇語言支吾恐是匪類再三盤詰堅不吐實適有臣同鄉衛千總陳鶴鳴及侍衛周朝邦到館彷彿認識是臺灣武生郭光侯臣因憶及本年四月間恭閱

邸抄奉

上諭臺灣匪徒聚衆謀逆未獲股首葉周劉取余潮郭光
侯即郭崇高等著該鎮道上緊嚴拿等因欽此現在葉
周余潮均已就擒而郭光侯仍未弋獲正在奉
旨嚴拿之際何以竄逃至京不勝駭異臣恐其脫逃因即
囑令陳鶴鳴周朝邦幫同看守據該犯口稱實係臺
灣武生郭光侯即郭崇高取具親筆供詞一紙臣以
事關戕官拒捕奉
旨嚴拿之犯一面將該犯交北城坊吏目羅維看管謹繕
摺奏
聞請

飭交刑部嚴訊辦理謹將該犯原詞一併封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正在繕摺間復從郭光侯身上搜出呈稿一紙

據稱擬在臺灣鎮衙門呈遞後因事破未及遞訴謹

將稿詞原紙封呈

御覽理合附片謹

奏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上諭奉

旨前因御史陳慶鏞奏盤獲臺灣武生郭光侯即郭崇高係聚衆謀逆案內飭令嚴拿之犯當交刑部嚴行審訊茲據該部奏稱訊據該犯供與洪協及鄭炎等均不認識亦無夥同謀逆情事自係恃無實證意圖狡賴惟該犯又供臺灣縣知縣閻炘于收糧時欲行幫貼番銀並有包攬官事之許東燦即許朝錦阻撓納糧等情均非質訊明確不足以成信讞前任臺灣縣知縣閻炘著即解任交劉韻珂派員並包攬捐納同知許東燦即許朝錦伊弟許東寮並黃應清蔡堂及粮總李捷陞一併迅速解交刑部嚴行審訊不准遲延欽此

拏獲脫逃太監疏 甲辰十二月十六日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拏獲脫逃太監請

旨飭交刑部審訊事竊臣萬超臣陳慶鏞于十月恭奉

恩命稽查普濟堂功德林粥廠臣等遵即于是月十五日

前往開廠每月分班輪流兩處監放本月十四日臣

萬超在普濟堂監放臣慶鏞在功德林監放乃于功

德林散晚粥時內有一人向臣慶鏞求賞衣服臣察

其行踪詭異細加詰問據供稱李二即李進忠年十二

十一歲幼時淨身在

宮內充當太監差使無誤本年四月間告假出城至回
來天時已晚
宮門關閉不得進入越早恐被管事太監責打是以不
敢復回遂逃出朝陽門外伊認識地方餅鋪居住及
冬天氣寒冷始到寺內賞粥臣思該太監逃走經已
半年有餘恐在外間別有不法情事當即就近交北
城副指揮李廣元察驗屬實暫行看守相應請
旨飭交內務府愼刑司將太監李進忠因何脫逃之處有
無為非別情審明辦理再普濟堂功德林二處每日
放粥合共八口不過一千二三百名左右俱屬安頓

合併辯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太監李進忠即李二著交刑部審訊欽此

籀經堂類藁卷第一終